新元史/卷1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四十一 ◄

新元史
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九

► 卷一百四十三

卷一百四十二・列傳第三十九

汪世顯 忠臣 德臣 良臣 惟臣

汪世顯，字仲明，鞏昌鹽川人。本姓王，父彥忠，隸於汪古部，故改姓汪。世顯仕金，屢立戰功，爲徵行從宜，分治陝西西路。時軍儲匱，世顯出家資爲豪右率，鄰州效之，兵食以足。哀宗以忽斜虎爲鞏呂總帥，世顯同知府事，二人同心固守。及忽斜虎勤王敗潰，乃以世顯代爲總帥。哀宗遷蔡州，欲奔鞏昌，以粘葛完辰爲鞏昌行省。蔡州破，完展欲安衆以侍嗣立者，乃遣入稱使者，自蔡州宣諭。世顯知哀宗凶問，且嫉完辰制之遣使，約會州守將郭斌併力圖鞏昌，使者至，爲斌所拒，且曰：「爾帥欲背國家，任自爲之，何爲及我？」世顯遂襲殺完展，據鞏固。及皇子闊瑞至，乃率衆降。皇子曰：「吾征四方，所至皆下，汝獨固守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不敢背主失節。」又問曰：「金亡已久，汝不降，果誰爲耶？」對曰：「大軍迭至，莫知適從，惟殿下神武不殺，竊意必能保全闔城軍民，是以降也。」皇子大悅，承製授世顯舊官。

從伐宋，斷嘉陵江，搗大安，宋將曹友聞潛兵與諸蠻相爲犄角，世顯敗之。入武信，遂進逼葭萌。宋將依山爲柵，世顯以數騎襲奪之，乘勝定資州，略嘉定、峨眉。進次開州。宋軍屯萬州南岸，世顯即水北造船以疑之，夜從上游乘革舟以濟，敗之，追奔至夔峽，與宋援軍遇，軒首三千餘級。明年，師還攻重慶，會大暑，乃罷歸。入覲太宗，錫金符，易其名曰中山，且歷數其功。

十三年，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，聲言有衆百萬，閻端集諸籽議之，咸謂隆之可擒。世顯曰：「顧臨敵何如耳，不必誇辭。」進薄成都，隆之戰屢卻，堅壁不出。其部曲田顯約夜降，隆之覺之，世顯日：「事急矣！」亟梯城入救顯，得與從者七十餘大出，獲隆之，斬之。世顯復簡精銳五百人，搗漢州，州兵三千出戰，盡殲之。三日，大軍薄其城，克之。

六皇后稱制二年，閻端承製拜世顯便宜總帥，秦、鞏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決，賜虎符、錦衣、玉帶。世顯先己巳構疾，至是加劇，卒年四十九。中統三年，追封隴西公，謚義武。延佑七年，加封隴右王。七子：忠臣；德臣；直臣，鞏昌中路都總領，戰歿；良臣；翰臣，兵馬都元帥；佐臣，鞏昌左翼都總領，戰歿；清臣，四州行樞密院副使。

忠臣。字漢輔。以管軍總領從攻成都，入其外城。世顯陷伏中，忠臣手殺十餘人，翼世顯而出。後從克疊州，賜金符。世顯卒，忠臣讓世爵於弟德臣，皇子閻端嘉之，以忠臣爲鞏昌元帥、知府事。憲宗二年，權都總帥事。世祖徵雲甫，禡牙臨洮，忠臣上謁，使督嘉陵漕運。九年，帝自將攻蜀，德臣集諸將問曰：「吾境內凋瘵，一旦乘輿至，左右貴近之需索，何以應之？」忠臣曰：「吾輩拔身健兒，惟應效死前驅，何至爲媚人計，汝但恤吾妻子足矣。」德臣泫然，灌酒於地，誓與諸將同生死。忠臣從憲宗攻苦竹隘，先登，賜銀四百五十兩。復從攻長寧山，又以先登，賜銀幣。德臣卒於合州，忠臣集將佐議曰：「吾弟歿王事，子惟正雖未冠，宜世其爵。」諸將乃奉惟正爲總帥。

中統元年，授忠臣副總帥，戍青居山。三年，璽書褒美，賜虎符，復以弟良臣代之。卒於鞏昌，年四十八，謚忠讓。

子惟益，襲副總帥。孫安昌，懷遠大將軍、便宜都總帥。

德臣，賜名田哥，字舜輔。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總帥，從徵蜀，將前軍出忠、涪，所向克獲。進攻運山，所乘馬中飛石死，步戰，拔其外城。宋將餘玠攻漢中，德臣馳援之，玠聞，遁去。

憲宗素聞其名，入覲，賜印符，命地沔州，數日而畢。進攻嘉定，敵潛軍夜出，德臣迎戰，殺百人。還至雲頂山，宋軍乘夜斫營，覺之，擒斬無算。進次隆慶，宋軍乃夜出，與力戰，大敗之。及馬漕溝，遇伏兵，獲其統制羅廷鶚。又詔德臣城益昌，諸戍皆

聽節制。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，德臣入見，乞免益昌賦稅及徭役，漕糧、屯田爲長久計，並從之。命置行部於鞏昌，立漕司於沔，通販鬻，給饋館。奏乞以兄忠臣攝府事，使己得專事益昌。益昌爲蜀喉襟，宋人憚其威名，不敢犯。

已而嘉陵漕舟水澀，議者欲棄去。德臣曰：「國家以蜀事託我，有死而已，奈何棄之！」盡殺所乘馬饗士。襲嘉州，得糧三千餘石。雲頂守將呂遠以兵五幹邀戰，擒之復，得糧五千石。

獲宋提轄崔忠、鄭再立，縱令持檄諭苦竹，守將南清以城降，所俘城中民，悉歸之。戍卒數百人有去志，德臣揣知之，給券縱去，皆泣謝。未幾，山寨相繼輸款。宋將餘晦遣都統甘閏，以兵數萬城紫金山，德臣選精卒，銜枚夜進，大破之，閏僅以身免。南清入覲。其下殺清妻子叛，宋將焦遠饋以糧，德臣擊敗遠，盡獲所饋糧。又敗宋援兵，獲糧百餘艘。魚關至沔水，迂迴爲渡百又八，至是爲橋梁以通行旅。

憲宗親征，次漢中，德臣朝行在所。初，成都猝爲宋人所圍，德臣遣將赴之，約曰：「先破敵者，奏領此城。」圍遂解。詔俟江南事定，如約以城與之。帝幸益昌，駐北山，謂德臣曰：「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，今見汝身甚小，而膽甚大，不知敵曾薄汝城否？」德臣對曰：「賴陛下福，未嘗一來。」帝曰：「彼憚卿威名耳。」賜金帶，且俾立石紀功。嘉陵、白水交會，勢洶急，帝問：「船幾何可濟？」德臣曰：「大軍百萬，非可久淹，當別爲方略。」即命系舟爲浮橋，一夕而成，如履坦途。帝顧謂諸王曰：「汪德臣言不虛發。」賜白金三十斤，仍命刻石紀功。苦竹既逆命，至是攻之，巖壁峭絕，或請建天橋，帝以問德臣，對曰：「臣知先登陷陣而已，他非所知也。」既而橋果無功。乃率將士魚貫而進，帝望見，嘆曰：「人言其膽勇，豈虛譽耶！」宋守將趙仲武納款，楊立猶率所部拒戰，德臣奮擊，盡殺之。俄有疾，帝勞之曰：「汝疾皆爲我家。」飲以葡萄酒，解玉帶賜之，曰：「飲我酒，服我帶，疾其廖乎！」德臣泣謝。宋龍州守將王德新，遣使不納款，乞宥州民抗命之罪，奏如其請。進攻長寧，拔之，斬守將王佐。

帝東下，德臣爲先鋒，抵大獲山，奪水門。宋將楊大淵降。已而，遠山、青居、大梁皆降。攻釣魚山，守臣王堅負險，五月不下，德臣率死士夜登外城馬軍寨，殺守寨者，梯折，後軍不繼，乃還。德臣單騎至城下，大呼曰：「王堅，我來活汝一城軍民，宜早降！語未既，幾爲飛石所中，遂感疾。帝遣使問勞，俾還鞏昌，奏曰：「陛下尊爲天子，猶冒寒暑，服勞於外，臣待罪行伍，死其分也。」卒，年三十有六。中統三年，追封隴西公，謚忠烈。

六子：長惟正；次惟賢，大司徒、中書右丞，惟孝參知政事、昭文館大學士；惟明，以質子爲元帥；惟能，征西都元帥；惟純，權便宜都總帥、屯田上萬戶府萬戶。

良臣，年十六即從兄德臣軍中，每戰輒爲前鋒。以功擢裨將，兼便宜都府參議。憲宗三年，以德臣薦，爲鞏昌帥，領所部屯田白水。憲宗親征，軍至六盤，良臣還鞏昌，供億所須，民無擾累。詔權便宜總帥府事。良臣奏，願與兄德臣效力定四川。帝曰：「行軍饋餉，所繫不輕，汝任其責可也。」以勞賜黃金、弓矢。

世祖即位，阿藍答兒、渾都海逆命，劫六盤府庫，西垂騷動，詔良臣討之。兵至山丹，賊按兵不戰者凡二月。俄大舉至耀碑谷，兩軍相當，良臣慷慨誓諸將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系國安危，勝則富貴可保，敗則身家並盡。苟能用命，雖死行問，不失忠孝之名。」衆踊躍而前。會大風揚沙，晝晦，良臣手刃數十人，賊勢沮，衆軍乘勝搗之，賊大潰，獲阿藍答兒、渾都海。捷聞，賜金虎符，權便宜都總帥。

中統二年，合剌叛，復討平之。入覲，賜燕，屢稱其功，良臣拜謝曰：「臣奉諸王成算，何功之有！」世祖嘉其能讓，復賜金鞍、甲冑、弓矢，轉同籤鞏昌路便宜都總帥，凡軍民官並聽良臣節制。宋將咎萬壽帥戰船二百，溯江而上，欲掩青居。良臣伏甲數十艘，身先逆戰，萬壽敗走，伏發，幾獲之。三年，授閬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。良臣以釣魚山險絕，不可攻，奏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，以扼其衝。四年春，良臣攻重慶，命元帥康脫脫先驅，與宋將朱祀孫戰兵交，良臣引兵橫擊，敵敗走，趨城，不得入，盡殺之。

至元六年，授東川副統軍。八年，兄子惟正請於朝，謂良臣勞苦，乞身代之。九年，復授良臣昭勇大將軍、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，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。明年，入覲。帝曰：「成都被兵久，須卿安集之。」授鎮國上將軍、樞密副使、西川行樞密院事，蜀人安之。十一年，進攻嘉定，咎萬壽堅守不出，築壘逼其城。萬壽悉軍出戰，大破之，萬壽遂降。良臣統兵順流而下，紫雲、滬、敘相繼款附。還圍重慶。

十三年，宋涪州安撫楊立，帥兵救重慶者再，良臣皆敗走之。宋撫張珏遣將乘虛襲據滬州，良臣還軍平之。十五年春，張珏率衆突出，良臣奮擊，身中四矢。明日，督戰益急，珏所部趙安開門納降，珏遁走。良臣禁俘掠，發粟振飢，民大悅。四川悉平，捷聞，世祖喜甚，召良臣入覲，授資善大夫、中書左丞、行四川中書省事，賜白貂裘。良

臣陳治蜀十五事，世祖嘉納之。行省罷，改授安西王相，不赴。十八年夏，卒，年五十一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忠忘，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、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梁國公。

七子：惟勤，雲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；惟簡，保寧萬戶；惟和，同知屯田總管府事；惟永，征西都元帥；惟恭，階州同知；惟仁，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；惟新，漢軍千戶。

惟正，字公理。幼穎悟，藏書一萬卷，喜從文士遊。父卒于軍，塔察兒國王使權襲父爵，守青居山。

世祖即位，遂以父爵授之。初，憲宗遣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，又遣乞臺不花守青居。至是，渾都海叛，乞臺不花欲發兵相應。惟正命力士縛乞臺不花，殺之。世祖嘉其功，詔東川軍事悉聽處分。

中統二年，入朝，賜甲冑、寶鞍。三年，詔還鞏昌。部長禾禿叛，民大擾，惟正謂諸將吏曰：「禾禿今基若猘犬，方肆狂齧，苟一戰不利，則城邑爲墟，當勝以不戰。」乃發兵踵之，賊欲戰不得，相持兩月，知其糧盡勢蹙，曰：「可矣。」屢戰皆捷。禾禿遣三十人來約降，即遣十人還，潛兵躡其後，出禾禿不意擒殺之。

至元七年，宋人築合州，詔立武勝軍以拒之。惟正臨嘉陵江作柵，扼其水道，夜懸燈柵間，編竹籠，中置火炬，照百步外，以防不虞。宋人知有備，不敢近。九年，略江、忠、涪三州，破寨七，擒守將六，降戶千六百有奇。會丞相伯顏克襄陽，議取宋，惟正奏曰：「蜀未下者，數城耳，宜併力攻餘杭，本根既拔，此將焉往！願以本兵，由嘉陵下夔峽，與伯顏會錢塘。」帝優詔答曰：「四川事重，舍卿誰託！異日蜀平，功豈在伯顏下耶！」未幾，兩川樞密院合兵圍重慶，命惟正助之，惟正奪其洪崖門，獲宋將何世賢。皇子安西王出鎮秦蜀，召惟正還。

十四年冬，皇子北伐，藩王禿魯叛於六盤，王相府命布色臺進討，惟正爲副。進次平涼，簡枯兵八千人而行，至六盤。禿魯先據西山，惟正分安西兵爲左右翼，鞏昌兵居中，去禿魯一里許，皆下馬，彎弓。禿魯遣百騎突陣，惟正令引滿毋發，將及，又命曰：「視必中而發。」於是矢下如雨，突騎中者三之一，餘盡馳還。惟正麾兵逐之，三逾山，至蕭河，擒叛將燕只不花。復進兵，禿魯亦就擒。安西王至，惟正迎謁，王歷稱其功。明日，大燕，賞以金樽、貂裘。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，且曰：「吾皇家兒婦，爲汝母製

衣，汝母真福人也。」詔惟正入朝，世祖推玉食食之，賜白金五千兩、錦衣一襲，授金吾衛上將軍、開成路宣慰使。十七年，遷龍虎衛上將軍、中書左丞，行秦蜀中書少事，賜玉帶。以省治在長安，去蜀遠，乃命惟正分省於蜀。惟正留意撫循，人安之。二十年，進階資德大夫。二十二年，改授陝西行中書省左丞。入覲上都，還至華州卒，年四十四，謚貞肅。

二子：嗣昌，武略將軍、成都管軍副萬戶；壽昌，資德大夫、江南行御史臺中丞、四川行省平章政事。

史臣曰：「汪世顯、郭斌，俱爲僉將。世顯襲殺元帥，據鞏昌以叛，因降附晚，又竊忠義之名。金之降將，未有如世顯之狡者。斌捐軀脰糜妻子，而汪氏累世富貴。其義與利之相反如此。然志士仁人，終不以此而易彼也。」

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，其作者1933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